

中產之苦



■朱先生年薪20萬元人民幣，每月生活卻很手緊。 沈夢珊 攝

朱先生表示，自己年收入20萬元(人民幣，下同)，有部約35萬元的私家車，但生活壓力不比普通月薪階層輕多少。結婚不到3年，婚前買了一個300萬元的單位，目前還有70萬元才還清按揭，車子開了好幾年，也該換了。

置裝打交道 年薪20萬也手緊

「在這圈子，為了和客戶搞好關係，不得不裝扮自己。」記者看到，朱先生的手錶是約5萬元的歐米茄，西裝領帶一絲不

苟。由於經常和設備廠商合作，而這些廠大多是家族產業，因此他工作的大部分時間便是與這些企業的公子哥們打交道，一身行頭必不可少，「他們出入都是高級會所，雖然部分應酬費可以回公司報銷，除去社交、行頭費用，每月還是很手緊。」

名牌袋補償妻子 兼職儲奶粉錢

26歲從澳洲海歸到上海打拚，當年在老家四川還是個質樸青年，朱先生坦言，當年用的錢包磨舊了都沒捨得換，但現在為了趕上這圈子，上月又買了個Bottega Veneta。「我現在平均每幾個月就會添置新的手錶、錢包、西裝、皮鞋，我也知道這是消費惡習，但這不是信手拈來的，這圈子逼着我不得不去這樣做。」他現在用的公事包是Zegna的，西裝領帶大多是國際一二線品牌，至少做到兩三星期不重複。

工作一忙就沒完沒了，朱先生說，自己沒時間閱讀和運動，唯

一休閒活動是陪客戶打高球，「有時候為了討好客戶多拿些回扣，有次凌晨2、3點被打電話叫出去給他們埋單，然後陪吃夜宵、桑拿。」回想起來，他苦笑稱接到電話不敢不去，「其實打電話叫我埋單，那叫做看得起我，再遠也得去。」每天24小時手機不離手，加班是常事，為了更好的生活，每天都在應酬，忙着編織「關係網」。

朱先生坦言很少有時間陪妻子。太太小敏是傢俬公司普通職員，年薪約6萬元，但每月買衫、手袋動輒上萬。「還記得給她買的第一個手袋是Chanel，後來一發不可收拾，現在家裡名牌袋有近10個了吧，因為沒什麼時間陪她，所以她想買什麼，就盡量滿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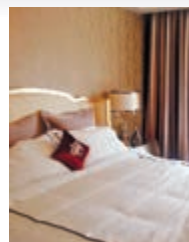
足她。」

現實面前 不得不放棄理想

朱先生目前除去償還貸款、家用、生活費，每月結餘只剩2,000多元。因此他拚命工作，為計劃明年生一個寶寶掙奶粉錢。

他的銀行戶口有約60萬元存款，「這是剛工作頭5年儲下來的。」為了在孩子出世前儲夠100萬元奶粉錢，他還兼職和朋友合夥代理護膚品，額外收入約1萬元，「但工作時間被壓縮得所剩無幾了。」他訴說經常夢見自己在打電話談生意、忙工作。

朱先生的夢想是開網絡遊戲公司，但要多久才能實現，他也不知道。「兩年過去、五年過去，在現實面前，不得不放棄理想，踏實工作，為將來賺一點資本。」



■朱先生的300萬元人民幣單位還有70萬元才還清按揭。 沈夢珊 攝

白領肩上的四座大山

背後充滿辛酸

中國最光鮮之地

說中產，不得不提中國上海。上海有這樣一群年輕人，他們薪資不菲，職業和外表光鮮，出入高級寫字樓，靠智力與技能獲取可觀收入，生活有質量有體面，他們是白領一族。在普通工薪族心目中，躋身白領是值得驕傲的事情。殊不知，這群人也有難言的煩惱——賺錢多，花費也多。按揭貸款、家庭子女教育、養老及醫療保障的壓力，已成為城市白領肩上的四座大山。對他們而言，幸福和收入沒成正比。他們用雙手創造出的成就感，在生活的重壓之下，幾乎消失。

■香港文匯報記者 沈夢珊 上海報道

買不起樓

「沒房沒車就沒有女友」

「雖然同事表面不錯，但實際上因為是潛在競爭關係，沒什麼可以交心的朋友，以前的同學也疏於聯繫，所以身邊連個能說話的人都沒有。」28歲的小胡老家在安徽，如今已在上海獨自打拚6年。他給記者細數生活壓力：買不起樓、生活成本高、愛情不順遂。

「在外打拚這麼多年仍沒有安定感。」

小胡在一家航運事業單位工作，月入

8,000，加上年終獎和季度獎金，年薪在12萬上下。在上海光棍了6年，他指婚姻大事成了焦頭爛額的難題。「眼看年紀愈來愈大，父母還在為自己操心，於心不忍。每次他們和我通電話都催促我找個女朋友，也有熱心同事給我介紹對象。」但這事急不來，他覺得，在上海沒樓沒車沒上海戶籍，找個女孩拖拖是難題。

父母給首期 成樓奴「月慌族」

「原本不想買樓，亦一直不願意啃老、加重父母壓力，但父母今年幫我

湊齊20萬元首期，在中環買了個小單位，好讓我安定下來。」如今正式成為樓奴，小胡每月償還5,000元按揭貸款後，工資餘額就只剩3位數。他無奈說：「原以為買樓就獨立了，沒想到不僅成了『月光族』，更簡直成了『月慌族』。原本月入過萬還有些小結餘的成就感已煙消雲散。」目前他仍舊每天蝸居在40多平方呎的員工宿舍。

小胡表示，把父母接來上海是他最迫切的願望，因為父母在身邊，自己才有安全感。可沒有上海戶籍，看病不容樂觀。

「老家的外地醫保在上海看病能報銷85%，但要先自費後報銷，而上海的醫療費用實承擔不起。」他希望盡早把患有冠心病和心肌梗塞的父親接過來做心臟搭橋手術，「手術費等所有開銷約7、8萬，但醫保只能承擔一部分。」

房子、婚姻、工作，小胡把這些形容為頭上「三座大山」。「有時候白天工作不開心，晚上還要加班到很晚，深夜想到自己各方面都不如意，一事無成，不知道這樣的生活到底為了什麼，心情就極度鬱悶，為此還經常失眠。」



■小胡與同事所住的員工宿舍擠進兩張床，已沒多餘空間。 沈夢珊 攝



高薪高壓

「為門面錢做人很辛苦」



■顧女士任職人力資源總監，丈夫張亮年收入30萬元人民幣，夫婦卻為每月開支大嘆頭痛。 沈夢珊 攝

「愛好」了。「為了這些不必要的門面錢，這樣做人很辛苦。現在外人形容我生活幸福，都是假象。」

為女兒病母開支憂心

然而顧女士的丈夫張亮擔心的則是來自父母和

孩子的雙重壓力。「支出不斷增加，需要的錢也愈來愈多。」兩夫婦的女兒Emily只有3歲，但自出世以來，在她身上的費用節節攀升。他給記者算賬：月嫂每天帶孩子，一個月1萬元；鐘點工每小時20元，每月1,600元；幼兒學前教育一年學費8,000元；奶粉每月1,000元……支出項目林林總總，一個月約2萬元。他表示，給Emily的嬰兒車、食物加熱器、玩具和衣服等，每過一段時間就要更換。

年收入30萬元的張亮雖然去年底如願升任部門主管，但今年他的母親確診患上甲狀腺腫瘤。「反覆檢查、住院、動手術，前後花費了4萬多，現在除了每日的藥物，還有靈芝、蟲草、各種補品，費用最多時要1萬。」

說到這裡，張亮說話中流露出些許沉重，「30而立，是的，與很多同齡人相比，我在職場上算是小有成就，有個幸福家庭，但精力有限，壓力很大。」

未來，他打算為Emily報考國際學校，「上海一般私立國際學校學費約6萬元，可能讀到高中吧，我打算送她到美國留學，所以每年要至少在她身上花約10萬。」

無幸福感

「要麼放棄，要麼被放棄」

白領總在比較 期望過高自墮深淵

「白領的主觀幸福感都很糟糕。」上海社科院社會學所心理學教授張結海受訪時表示，所謂光鮮的白領，不能奮鬥進富裕階層，相反，他們的生活正在向貧窮處滑落。他們在升遷方面有玻璃頂，對職業穩定性缺乏安全感，又擔憂按揭、教育、醫療等花費。

張結海續稱，很多時候，白領產生焦慮並非由於收入過低，而是總是在比較，從而產生強烈危機感。「幸福感很多時候是一種主觀心態，期望過高便產生或大或小的心理落差。」

他指出，相比高收入人士，白領收入透明，賺得少繳的稅多，「他們靠的是勞動收入，但資產價格卻在翻倍增長。他們無法控制生活成本，沒辦法理性規劃人生發展前途。例如某個家庭年收入有一定規模，堅信努力工作便能達到理想生活；而現實卻是被無謂的門面錢、人情費等面子工程一點點拖進無底深淵。」白領一族有能力、技術、夢想，但身心俱疲下，開始審視未來出路，反省最初的夢想。

(本系列專題已完)